

古龍 著



客風空命古

目 录

第一章	冷月照松影 寒山深宵来怪客.....	(1)
第二章	琵琶掌 力震魔王	(15)
第三章	旧恨情仇 血溅雁鸣峰	(25)
第四章	晓风送残月 荒山古洞埋侠骨	(38)
第五章	太湖访渔隐 二女操舟擒双雄	(50)
第六章	灵山学绝技 明月一夜会三侠	(65)
第七章	长老失钢母 慷慨赠剑话前因	(77)
第八章	牛刀小试 枯林收仆得宝驹	(85)
第九章	定约拜观 雁秋荒野逢双杰	(95)
第十章	再度露锋芒 白霜一剑震群山	(102)
第十一章	留東盜馬 蒙面紅粉戲小俠.....	(119)
第十二章	異旅逢故人 五小俠結盟通江城.....	(131)
第十三章	雷雨宿古刹 飛來神僧誅妖尸	(145)
第十四章	一見醉芳心 皓月傲骨化柔情	(155)

第十五章	玉诛换灵果	老叟惜别订后约	(173)
第十六章	一剑伏双轮	断松飞石惊群英	(184)
第十七章	缠绵传警讯	一声狂笑现疯侠	(198)
第十八章	困战交神功	雕鸣猿啼破贼阵	(208)
第十九章	幽谷遇异人	灵禽四虎送群英	(235)
第二十章	艳曲惊四座	荒冢烛光照惨刑	(247)
第二十一章	石破天惊	白霜剑力克阴阳夺	(260)
第二十二章	软玉温香	青灵谷遇艳结同心	(281)
第二十三章	回首话前尘	天伦梦觉认慈亲	(299)
第二十四章	兰心剔透	荒山成就好姻缘	(310)
第二十五章	露立中霄	翘望有情成佳偶	(328)
第二十六章	情中情	铸情感哥哥	(345)
第二十七章	古井无波	儿女难动铁石心	(361)
第二十八章	前仇未解	衅起毫末再肇祸端	(378)
第二十九条	夤夜登山索仇踪	四小夜觅迹	(396)
第三十章	魑魅魍魎	搅扰中原参透诡计	(412)
第三十一章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涯若比邻	(428)
第三十二章	帐对往日情	惊闻故交坠沉潭	(444)
第三十三章	魂兮归来	沉鵝潭畔泣血杜鹃	(460)
第三十四章	风尘异人现踪影	勇救舍死人	(476)
第三十五章	酒肉和尚	开怀畅饮斗口得趣	(492)
第三十六章	灵禽解语	疑似天上神仙中人	(507)
第三十七章	雪山群丑	少女掌下飞魂落魄	(524)
第三十八章	铁胆双英	借故留客机带双敲	(541)
第三十九章	姐弟重逢	疑假似真恍如隔世	(557)

第四十章	絮果兰因	得道天助神丹救命	(574)
第四十一章	童言无忌	姐弟初逢诉心曲	(590)
第四十二章	无心伤翠羽	奇女乘鸾寻敌手	(605)
第四十三章	武当现敌踪	女飞卫情痴弥坚	(622)
第四十四章	纯阳殿魔女来扰	武当勇杀敌	(638)
第四十五章	力邀雪山图长聚	巨耐难从愿	(653)
第四十六章	脱凡登道果	老和尚一念之仁	(670)
第四十七章	疯侠斗荒江	东海三侠现踪迹	(687)
第四十八章	纵横数十载	一朝断袖荒江畔	(702)
第四十九章	斗换星移日	强敌登山逞凶焰	(717)
第五十章	忘年称兄长	义助武当逐魔头	(733)
第五十一章	强敌压境	风月洞前险象环生	(749)
第五十二章	千年灵芝液	救伤医毒胜双宝	(765)
第五十三章	席开一元殿	庆功酬宾一齐来	(780)
第五十四章	白莲出污泥	痴心女千里报警	(794)
第五十五章	火攻三元观	群侠合力挽狂澜	(810)
第五十六章	铩羽而归	群丑含恨归去	(829)
第五十七章	东海三侠	仗义伸援手	(844)
第五十八章	艺高胆大	峰前伤五侠	(860)
第五十九章	风波连连	终得美姻缘	(876)
第六十章	机巧伶俐	巧得奇功传	(891)
第六十一章	武当观中	夜授太极剑	(907)
第六十二章	愁云崖上	诸侠群策利	(923)
第六十三章	各展神通	大战愁云崖	(937)
第六十四章	势均力敌	双雄相火并	(953)

第六十五章	慧质兰心 儿女柔情长	(970)
第六十六章	愁云崖大势去 梅影仙芳心矛盾	(986)
第六十七章	梅影仙肠转千折 断崖寻死	(1002)
第六十八章	琵琶幽怨 剑气冲刁斗	(1017)
第六十九章	灵雕霄 大显神通	(1030)
第七十章	十二连环峰 腥风血影	(1043)
第七十一章	八卦竹阵 侠女遇强敌	(1056)
第七十二章	十二连环峰 侠女展神威	(1068)
第七十三章	暗施毒手 凤凰困枝头	(1080)
第七十四章	忍辱负重 伺机保清白	(1091)

●第三十九章

姐弟重逢 疑假似真恍如隔世

罗雁秋说着话，一转眼看见萧俊身后的罗寒瑛。这时，她两目蕴泪，满脸感楚，一个身子也摇摇欲坠的向下倒去。

罗雁秋顾不得再和萧俊讲话，一个腾步抢到寒瑛身边，扶住她欲倒娇躯，急喊道：“姊姊，姊姊……”

罗姑娘妙目微张，泪若泉涌，反臂抱住雁秋，哭道：“弟弟，我几乎害得你，葬身潭底，……姊姊惭愧死了……”

罗雁秋也不禁悲哭出声，流泪答道：“姊姊，这不能怪你，都是怨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姊姊，现在，我不是仍然好好的活着吗？你不要再为这点小事气苦吧！”

他口里虽在劝着寒瑛，其实，他也哭的和泪人一样，罗姑娘那里更是哭的哀哀欲绝。本来姊弟俩七年未见，骨肉情深，一见面难免伤心，何况，父母又溅血惨死，茫茫人世间，只余他们姊弟两个亲人，姊弟俩越哭越伤心，一时间，谁也

收不住悲泣。

铁书生等本来想劝，可是，看他们姊弟相抱而泣的凄怆神态，谁也没法子开口，正当姊弟俩哭的不可开交，猛闻一个洪亮的声音，喊道：“两个没出息的孩子，怎么哭起来就没有个完，快点住声，不准再哭啦！”

声若长风震林，恍似古刹晨钟，两个人心里一震，同时住声。寒瑛瞪着一双哭红的大眼睛，循声看去，只见两个人，并排站在大殿台阶上，左边是一个道装老人，长眉入鬓，须发似银，看风标如苍松古月，令人油生敬仰之心，右边站的是江南神乞尚乾露，他这时面色微黄，倦容隐现，似是大病初愈不久。

罗雁秋低声对寒瑛道：“姊姊，那位道装老人，就是爹爹生前恩师，天南剑客散浮子老师祖，快上前去，叩头见礼。”

罗寒瑛慌的用衣袖一抹泪痕，急急跑到老人家面前，盈盈下拜，道：“徒孙儿罗寒瑛，叩候老师祖金安。”

老人袍袖微拂，立时有一种极大劲力，捧起寒瑛娇躯，笑道：“你这丫头，最没有出息，动不动就要寻死，我问你！那天你要真的沉潭送命，父母亡灵谁祭？”

罗姑娘一听话风，心知那天相救之人，必是此老，哪里还敢答腔，垂手侍立，不敢再看老人一眼。

这当儿，萧俊等都赶了过来，依序拜见散浮子和江南神乞，尚乾露老毛病，谁给他叩头就挨骂。雁秋俟几人见过礼后，把他们引入殿内，在神案前席地而坐，萧俊看殿内神像彩漆剥落，墙壁破损，但却打扫的异常干净，看样子三人似乎在这里住了不短时间。

几人坐好之后，萧俊再也忍不住，不由开口问道：“尚师叔，你老人家身体，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很舒服……”

铁书生问话未完，江南神乞面色一变，继而哈哈大笑一阵，说道：“穷师叔这一次，两世为人，如非散浮子老前辈，和你们秋弟弟及时援手，老要饭的恐怕要曝死荒野，埋恨崂山了。”

几句话，尤如迅雷击顶，听得萧俊等几个人紧张异常，十几只眼神，齐注着江南神乞，每个人神色中，都带着点惊愕，期待！尚乾露微微一笑，说出他血战崂山灵水崖的一段经过。

原来，尚乾露在莱阳客栈中，说了寒瑛几句之后，催促萧俊等八人，立刻动身西返，自己却单人，提前赴约灵水崖去，江南神乞艺高胆大，纵横江湖四十余年，未吃过败仗。

虽然明知六指仙翁白元化五鬼阴风掌技绝武林，但仗自己精湛内功和劈空掌力，也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哪知正巧赶上雪山派掌门师祖三弟子追魂手魏英，也赶到了灵水崖，会合鬼手潘洪之力，几乎使这位风尘怪杰送命崂山。

尚乾露轻功卓绝，翻山越岭步履如飞，当天下午已到了灵水崖下，白家庄依着灵水崖山势而建。白石楼阁隐现于苍松翠柏之间，四周山峰环抱，中间是一块三四里方圆的盆地，芳草如茵，野花处处。

这灵水崖一峰特高，峰腰中清泉交错，如铺着几百条白色绫带，隐闻到峰后面三合瀑流激射而下的阵阵水声，景物幽静中带着秀丽，确不失一世外桃源，尚乾露看的暗暗点头，心想：白元化老儿，真还有一点眼光，怎么会选到这样一个好地方。

江南神乞心念初动，遥闻几声长啸破空传来，啸声未落，白家庄院中，同时飞出来两条人影，沿道而下，捷逾巧猿，不大工夫已停在尚乾露前面数丈之外。两个人都是一身黑的短服劲装少年，但都空着双手来，未带兵刃，他们四目凝神，看了江南神乞一阵，左面一个年龄较大者，抱拳笑道：“恕晚辈兄弟眼拙，未识老前辈大驾何人？敢请赐示名号，以便通禀家父迎客。”

尚乾露仰面一阵大笑，道：“怎么？白元化回来了吗？那好极啦！我老要饭的正想找他，你就说江南老叫化子登门拜访，顺便来赴岭南鬼手潘洪的约会。”

尚乾露几句话，两个少年人面色突变，刚才发话的少年，又冷冷接道：“原来是江南神乞尚老前辈，晚辈兄弟失敬的很，潘师叔曾面示过，近日内侠驾光临，想不到老前辈竟提前赶来。”

江南神乞冷笑一声，答道：“老化子走遍了天下名山，灵水崖一片穷山幽谷，难道说还能和五岳争胜，你们两个娃娃儿，少给我麻烦啰嗦，快点叫白元化和岭南鬼手潘洪出来见我，老化子没工夫和你们两个后生小辈斗口。”

尚乾露说完话，环眼圆睁，两道冷电似神光，逼视住两个黑衣少年。

这两人都是六指仙翁白元化的儿子，左面年龄较大的叫白天雄，右面一个叫白天玉，六指仙翁威震一方，白家弟子们，素受武林中人物敬仰，哪听过这种刺耳的话。

白天雄气的脸色变青，长笑一声，答道：“灵水崖虽然是一片穷山幽谷，可是，从没一个人敢在这地方撒野卖狂，你

江南神乞的名头，可以震住大江南北绿林道上，可是吓不住灵水崖三尺童子，我们对你客气是武林中应有的礼貌，并不是怕你姓尚的绝世武功，白家子弟门人，不惹事，不是怕事，你要再出口狂言，我白天雄先接你三百个回合。”

尚乾露仰天一阵狂笑，道：“凭你们两个毛孩子，也配说接我三百个回合，只要你们能接我十招，老化子金盆洗手，从今后，永不在江湖上露面。”

白氏兄弟，在六指仙翁庇护之下长大，从没受过别人小觑，江南神乞几句话，激的两兄弟顶门冒火，双双怒吼，一齐出手。白天雄两掌合击，一招“双凤贯耳”猛攻上盘，白天玉右脚飞出，“魁星踢斗”直挑小腹，两兄弟含怒发招，势快力猛，内劲外吐，非同小可。

偏偏遇上江南神乞这个大行家，这位风尘怪杰，哪把兩人放到心上，看他们联手抢攻，急如流星，不由微微一笑，道：“好啊！这算是第一招。”

话出口，人影一闪，呼的一声，从两人头顶上一掠而过，白氏兄弟拳脚落空。回头一看，尚乾露一袭百结鹑衣，飘飘大袖，站在三丈以外的地方，摇着头望两人，笑道：“快是够快，只是准头差点。”

白天雄看尚乾露闪避身法，快速超凡，心中暗想：这老要饭的，果然名不虚传。看来，不下辣手绝难取胜，心念一动，立时狂吼一声，左掌护胸，右掌一招“金豹露爪”再次飞击。江南神乞若无其事的喊道：“这算第二招。”

话未落，白天雄护胸左掌突然打出，一阵强风当头罩下，尚乾露一晃身，飘飘大袖一拂，人踪顿渺。

白天雄掌风遥击地上，立时断草横飞，再看尚乾露停身在右侧，二丈多远的地方，仰面望天上白云变幻，一派悠闲神情，连看也不看两人一眼。

白氏兄弟这一气，非同小可，两人一左一右分进合击，眨眨眼连攻六招，尚乾露只是一味闪躲，并不还手，两人攻到第七招时，猛听江南神乞一声大喝：“十招太多，你们接我老化子一招如何？”

右手袍袖猛挥，一招“腕底翻云”，强风起处，白天雄被震退了七八步，一交跌倒，同时左手一个“牵龙手”扣住白天玉打来右臂，一牵一带。白天玉只觉着半身一麻，劲力顿失，不自主向前冲出去八九尺远近，才拿桩站住。

这当儿，猛闻破空传来一声大笑，道：“两个无知蠹儿，你们有多大的本领，敢和尚老前辈动手，还不快起来回去，诚心要给我现眼丢丑吗？”

尚乾露闻声看去，见三个人联肩并立在三丈以外。左面一人枯瘦秃顶，三角眼，黄眉毛，塌鼻高颧，大嘴巴，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正是鬼手潘洪。

中间一个，蓝绸长袍，修躯寿眉，赤红脸，福字履，飘胸长髯，右手大指一分为二，这人正是威震一方的六指仙翁白元化。

右面一个，约三十八九，身材瘦长，手如鸟爪，面色白中透青，一脸阴气，衬着嘴角上冷峻笑意，直似死过几次的人，还魂复生一样。这个人尚乾露并不认识，但看他那两道神光炯炯的双目，就知是内外兼具的武林高手。

六指仙翁喝退了白氏兄弟后，才对尚乾露拱手，笑道：

“什么风吹来了佳客贵宾，恕我白元化未能远迎，两个犬子无知，露兄不要见怪才好。”

尚乾露听完话，晃晃大脑袋，答道：“老要饭的一辈子，不会讲客气话，这次到灵水崖打扰你，自非无因，前几天我在三合飞瀑下，失手打伤了你门下弟子……”

白元化不等尚乾露说完，就接口答道：“江南神乞，威震大江南北，绿林道闻名丧胆，败在你手下，不算丢人，何况，劣徒伤势已经好转，为这点事，咱们老朋友，翻不了脸。”

六指仙翁说几句，听得尚乾露脸上一热，心想：白元化这老儿，一向刚愎自用，今天，怎么会这样大方起来。

心在想，嘴可没停，也笑着答道：“承你抬举老化子，我心里可实在感激，不过，这件事中间另牵缠着一段恩怨因果，我老要饭的也弄不清楚个中详情，自然没法子给你说明白。”

尚乾露继道：“其实，这事也用不着老化子管，罗雁秋要是真的死在你们灵水崖沉鹤潭中，他是东海三侠的唯一弟子，自有东海三侠出头露面，查问这件事的经过，至于我老化子和你门下弟子那段纠纷，承你放手，不愿追问。这一层，老化子当永放在心上，什么事冲着你，一了百了，我老要饭的就此告别。”

说完话，一拱手转身就走。

白元化突然喊道：“露兄慢走一步，小弟还有话说。”

尚乾露停步回头，白元化又笑道：“劣徒伤势虽已好转，但距复元尚远，等他痊愈之后，我必追查其中因果，只是小弟门下，一位女弟子，在露兄掌伤劣徒那天，亦为露兄同来的几位武当门人一起带走。”

六指仙翁白元化继道：“小弟归来始悉经过大概，正准备再过几天，亲赴武当山拜晤松溪真人，请求交回私逃的女弟子，这件事有关小弟祖传门规，我也做不得主，露兄和松溪真人，又称莫逆，人又是露兄带走，小弟只望追回私逃弟子，以正门规，其他一无所求，这件事，想露兄必可答允吧！”

尚乾露听完话，一皱眉头，怔了半晌神，答道：“确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个女娃儿就是遭难沉鹤潭的罗雁秋的姊姊，这档事，中间既另有恩怨牵缠，不如等你查明其中因果之后，再找我要人不迟……”

江南神乞一语未完，白元化突然一声长笑，道：“这么说起来，露兄一人作的全对，我白元化无一是处了。灵水崖虽然是一片荒山穷地，白元化也没有创宗立派，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白家几代相传的家法，总不能毁到我白元化手中。露兄，你打伤白家子弟，我可以放手不问，如果拒不交出自家私逃女弟子，是逼着我走极端，作事不可做的太绝，还请露兄三思，免得老朋友翻脸成仇。”

白元化一席话，软中套硬，尚乾露一时间，真还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人家，细想别人说的颇近情理，就是难坏了，素以精明著称的江南神乞，他沉吟半晌，抬头答道：“白兄说的话，亦在情理之中，老化子既感且愧。不过，白兄门下女弟子，已随松溪真人的一大弟子萧俊等西返武当山去，老化子离此后兼程西赶，我见了张慧龙必善谋解决之法，这件事，总要还白兄一个公道。”

那六指仙翁听完话，面色突变，冷笑一声，道：“灵水崖从没有介入过江湖恩怨，武当派凭什么带走我白家女弟子，你

抬出张慧龙是不是吓我。”

尚乾露看白元化脸色铁青，话锋咄咄逼人，知道和善解决已告绝望，不由也憋出心头怒火，仰面一声狂笑，道：“白兄既早存留难之心，又何苦故示大量，老花子既然敢来你灵水崖，就没有打算再出崂山，白兄五鬼阴风掌独步武林，鬼手潘洪名震岭南，老化子一日间得会两位高人，埋骨灵水崖夫复何憾！”

这当儿，站在白元化右侧那个身材瘦长的人，听尚乾露只提白元化和鬼手潘洪两人，全不把自己放到眼里，不由阴恻恻地一声冷笑，但他为人阴猾，杀机深沉，心中虽不满尚乾露小觑自己，但只冷笑一声，却不接话，冷眼看白元化如何对付江南神乞。

果然六指仙翁被尚乾露几句话，激的无名火起，两条长寿眉一竖，怒道：“尚乾露，别的地方容你老化子撒野卖狂，需知灵水崖却容不得你，今天，不交出白家私逃女弟子，你就别再想离此一步。”

江南神乞冷笑答道：“白兄有本领尽管施展，不见得老化子就出不了崂山。”

白元化气的混身颤抖，尚未来得及说话，鬼手潘洪已抢先飞出，冷冷接道：“你老要饭的少逞口舌之利，咱们已有约在先，今天，不是你曝尸荒野，就是我姓潘的埋骨鲁东。”

说过话，翻腕取下背上铁鬼手，又厉声喝道：“老化子，快亮你软索蛇锤，今天，我们俩总要有一个血溅崂山。”

就说声中，铁鬼手“分云取月”，挟一股冷风点去。

尚乾露“鹞子钻天”，全身腾空直上，半空中右手探腰松

开蛇锤扣把，再落地，手中已多了一条奇形软兵刃。潘洪不待尚乾露还手，铁鬼手二次进招，直点江南神乞“丹田穴”，尚乾露一声长笑，左掌一扬，打出劈空掌力，右手软索蛇锤抖的笔直，反点潘洪“天鹅穴”。

潘洪见尚乾露掌风疾猛，蛇锤出手又快如离弦飞矢，两招齐出，同时打到，不禁暗暗一惊，心想，无怪这老叫化狂妄异常，实在是真有几下，掌吐内劲，锤找穴道，如非内外兼修高手，自难一下打出两种不同的力量。潘洪本是攻人，这一下不得不攻为守，右臂猛的一拉，硬把打出的劲力收回。

铁鬼手变招“玄鸟划沙”迎着蛇锤，左掌含劲一吐，也打出一团劲风，两人一较内家掌力，卷飞起一片沙石，尚乾露制敌机先，略胜一着，潘洪吃亏在收力发力劲道不足，当堂震退三步。

江南神乞一招抢先，争回主动，攻势立时连绵而来，软索蛇锤，飘带起阵阵劲风，眨眨眼抢攻了十四五招，名家交手，错在毫发，尚乾露一阵快打急攻，招招辛辣，不容潘洪有缓气还手的工夫。

铁鬼手一陷被动，全成了招架之功，看得一旁观战的白元化心里直发急，那个身体瘦长的人，却挂着一份阴森森的笑意，看着两个人舍命狠斗，他心里大概是在想，最好能打死一个。

且说，鬼手潘洪被江南神乞抢了主动，软索蛇锤打、点、扫、缠，招招攻的要害穴道，一时间，把潘洪迫的团团乱转，穷于应付，不过，鬼手潘洪的内外功夫都到炉火纯青之境。

十回合之后，渐渐的稳定下来，一只奇形铁鬼手，展开

生平绝学，“三十六式追风巧打”，和尚乾露抢抓主动。只见他捷如鹰隼出尘，快比流星赶月。龙腾虎跃，奋猛扑击，铁鬼手变化无穷，忽点忽刺，纵送横击，直似怒涛裂岸。

尚乾露见潘洪变招抢攻，其快如风，确为生平仅见敌手。长啸一声，亦施出软索蛇锤上独特奇技“夺命八锤”，别看夺命八锤只有八个招式，可是每一个招式，都费了尚乾露无数心血。

这是他一生中积研各种武技精华，采长补短，创出这八式奇招，八招翻覆运用，变化层出不穷，最妙的是，每出手一招，后面七招暗藏于出手一招之中，八锤连环，绵绵不绝，形如八只软索蛇锤一齐出手。

这夺命八锤，尚乾露很少施用过，今天情势迥然不同，强敌当前，双雄环伺，如不下辣手先寒敌胆，恐怕真的难出灵水崖了。

何况，鬼手潘洪施出三十六式追风巧打，易守为攻后凌厉异常。铁鬼手一招紧似一招，愈打愈快，江南神乞逐渐被迫的改取守势，长此下去，必败无疑。

心念一动，奇招立出，随着尚乾露一声长啸，展开了夺命八锤，刹那间，软索蛇锤光影翻滚，直似无际大海中涌起来万丈波涛，好像千万只蛇锤当头落下。

鬼手潘洪反守为攻后，刚庆得手，猛见尚乾露身法突变，一柄蛇锤，由四面八方合围而来。不由心中一慌，自己三十六式追风巧打，专门以快打慢，尚乾露身法一变后，好像凭空多出来无数个江南神乞，无数个软索蛇锤。

不要说还手，简直是无从招架，刚觉不好，已被罩在蛇

锤光影之中，一瞬间，连遇险招，竟自不能还击。

这时候，旁观的白元化，见潘洪命悬于须臾倾刻之间，再也顾不得武林中，单打独斗的规矩，和自己身份了，立时扬手打出五鬼阴风掌力。

一阵凛冽寒风，急卷而出，白元化功力深厚，五鬼阴风掌力自不能和碧眼神雕胡天衡同日而语，尚乾露激战中，猛觉一阵急劲寒风袭来。

知是白元化打出的五鬼阴风掌力，赶忙一收蛇锤跃退一丈多远，一扬手也打出内家真力劈空掌风，两团掌风在半空里一阵激荡，飞起一片沙石。

尚乾露应变够快，但亦觉着身上微有寒意，不禁一怔，幸得他内功精湛，又未吃掌风真力击中，经一阵运气调息后，立刻复元。

可是，心中暗暗吃惊，白元化五鬼阴风掌力，的确不凡，正当他心念转动时，白元化已抢前两步，冷笑道：“你江南神乞既是冲着我白某人东来崂山，冤有头，债有主，自然有我白元化和你结算，潘兄是我白家客人，他犯不着和你拼命。”

尚乾露听完话，纵声一阵狂笑，道：“望重四海的六指仙翁，原来不过如此，我老要饭的早已有言在先，到你灵水崖来，就没再打算要活着出去，你们用车轮战法也好，合力围攻也好，老要饭的全都舍命奉陪。”

尚乾露几句话，说的白元化和潘洪一阵面红耳热，六指仙翁恼怒成羞，厉声喝道：“老化子，今天要让你出了崂山，白元化更名易姓，利口伤人，算什么英雄人物，先接我三百个回合再说。”